

周梅森



庄严的毁灭

● 沉沦的土地

● 荒郊的凭吊

小 镇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● 周梅森

庄严的毁灭

■ 沉沦的土地

■ 荒郊的凭吊

■ 小 镇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庄严的毁灭

周梅森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125 插页 1 字数 210,200

1985 年 7 月第 1 版 198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1,100 册

书号: 10100·826 定价: 1.50 元

责任编辑 沈泰来

序

唐 因

周梅森君将他近三年所写的四部中篇小说结集印行，自谦为习作。这或许是他从事较有份量的文学创作的第一步，然而却是坚实的一步。

弱水三千，人大抵只能取一瓢饮。人间如此广大，世态又如此纷纭，文学者何能将自己的视野遍于一切，但却必须有自己独立、明澈的广角镜。作者生于煤矿之乡，少年半工半读时，即入地层采掘，以至于成长。煤乡生活的熏陶浸润，使他得以熟知周遭各色人等和诸种世相，而又敏于感应，善于体察，勤于深思，所获渐丰，进入文学，也才能有坚实的基础。

这正是他的作品所显示的。本集中的两篇：《沉沦的土地》和《庄严的毁灭》，所写是早年的事情，非作者所亲历，而是他阅历人间，身经自己年代的动荡坎坷之后，探寻生活脉络，沉思历史底蕴的结果。历史的描绘，和他在生活中所感受，所呼吸，所沉浸者不可分。因此，其中人物的肺腑肝胆，各种社会力量的交错拼搏，才不是凭空的设想，而分明呈现着活生生的血和肉，为读者展示了过去所少见的煤乡真实的历史图画。读者可以从这大地的一角，见到生活的长河怎样怒涛汹涌，血泪滔滔而又气势浩浩地前行。这显示了作者的文学现实主义已非轻浅的功力。

将速写的材料拉成小说，或将短篇的材料拉成鸿文，现在已经时有所见了，据说这是文学家才华之所在。读者不敏，却也不敢苟同。周君不屑于此，而是力求将获得的材料加以浓炼，这种艺术的志趣和追求，~~是不可少的，而且确也可以看出他有熔裁的本领。~~

生活的积累，历史的探求，在文学中自然都应铸入人物的雕塑。这雕塑又必须自然而传神，并力透其灵魂的深层次。梅森君显然为此而付出了辛勤。只准从各类人物在教科书上的定义出发，依据若干概念，以“净化”之法，剪贴出如人体标本一样的“人物”，是过去多年中文学的不幸。纸糊的角色只能使文学失去自己。本集中出现的许多人物，其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固然不尽相同，并且也有明显的弱笔和败笔，然而却各有独特的音容笑貌和生活的涵义。这独特之处，又并非出自琐屑的个人欲望或偶然的外在表象，而是历史、生活之流所形成，所凝聚的。因而，这独特的人物在他同各种社会关系的归结、颤颤、搏斗或协调中，就显示出生活的错综复杂、千变万化的矛盾和历史前进的步伐。作品中出现的各个剥削者和劳动者的面貌迥异，他们脉管中各自流动着本阶级色彩分明的血液，然而又有各自相异的生活逻辑和人生境界。即如对于煤矿工人的描写，作者就完全超越了那种空泛的“工人阶级力量大”和工人应具某几点特色的观念图解，而致力于探索早先破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成为窑工以后，怎样牢牢地被缚于原有的狭隘观念和落后习惯，并因此而一时不能成为自觉的、独立的社会力量；只有在血和火的严酷的锻炼和教训中，才能摆脱过去，有所成长，才能顶天立地。就在写解放后煤矿一段历史的《荒郊的凭吊》中，这种进程还在延续，并且仍很深刻。这是在别的作品中不常见，而却是颇能启迪于读者的。

通常所说文学对于历史的概括和对于生活的剖析，都出发并归结于人物的塑造，无此则一切难有依托。虽然近年来有种种议论，对此持轻忽或排斥态度，据说乃是一种时代的创新。其实这不过是不求甚解或者贪图省事者的主张，似为识者所不取。倘被目为陈腐，那末，且看实践的验证罢。

文学家的眼界和境界，或高山极目，或谷底窥天，往往很不相同。一己的悲欢，身边的琐事，固然也可写入作品，倘能越出

窄小的视角，也可能是有价值的艺术品；然而也常见囿于褊狭的境界而一时不能自拔的。初执笔的年轻的作者，有时不免如此。例如，狂热受骗，家庭横祸，插队艰辛，情场变故，升学就业之难，世态炎凉之叹，其中固然也有较为深厚的作品，但是不少却只是一己身世的申诉，境界不出自身的否泰顺逆，有时仿佛天下伤痛，萃于一身，悲哀之至，而民间疾苦，社会前途，民族命运，仿佛和自己不大相关，因而也无暇涉及了。这样，在文学上恐怕也难卓有所成。这集子中的作品则有别一样境界。作者放眼于万家忧乐，瞩目于生活行程，眼界既宽，心胸亦广，这就使作品有某种历史的深度，远非单纯的自我的抒发可比。作者似乎也不屑于以缠绵不休的卿卿我我之类，来装点自己的作品，以娱读者的目睛，邀取轻易的赞赏。在当今某些轻飘飘、软绵绵的作品之前，周君的小说自有其独具的风貌。

动人的花卉必饱含生命的液汁，坚实的文学必充盈人世的挚情。梅森君的作品所揭示，大多是人民的苦难，命运的艰辛，他们在贫困、愚昧中作殊死搏斗，以至于新生，而流动于笔端的，则是作者对于大地的深情。在《荒郊的凭吊》的最后，作者写道：

“我们矿工象煤一样，深沉，炽热，我们并不把显赫写在脸上。我们一辈子拚命流血，把最美好的几十年光阴埋在地下，我们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牺牲。正因为有了我们的牺牲，人间才有热，有能，有光明。我们不象其它职业的人们，造一座桥，建一幢楼，让人们永远怀念。我们也许什么都不会留下，可后人照样会记住我们，缅怀我们，用煤的时代不结束，任何历史都将记下我们光荣而伟大的创造。”

这是矿乡之子的心声。大夜弥天之时，虎狼啸嗥之际，黑暗似乎将要吞噬一切，然而苦难深重、钢筋铁骨的劳动者永远是民

族的脊梁，是他们在创造历史，生活必将在他们手中涤除层层血污，出现光华灿烂。一切顾影自怜，遁世伤怀者，一切以流俗为雅致，拿肉麻当有趣者，在时代激荡的风云之前，都将黯然失色了。文学似也如此。

生活严峻，历史教训严酷。作者似乎深感于此，因而他的笔触颇为冷峻。这样的笔，在穿刺生活的脓疮，鞭挞鬼魅的恶行，解剖生活的内层时，是颇为犀利的。然而冷峭过甚，则使人感到有失于阴冷的地方。作者自然也写出，无声处有动地惊雷，万家墨面时有地火运行，人间希望不灭，劳动者的斗争是热和力的源泉。然而在描写他们的不幸时，却往往悲悯过甚，似乎较少有对于生活中新生美好事物的敏锐感应和热情奔放的讴歌。文学自然不应涂以廉价的光明，但是必应有美好灵魂和理想的烛照。无理想即无文学。这美的境界是出于现实的，然而又是充满着希望与追求的，因而也才有鼓舞的力量。当然，这又必须渗透于对生活的描写，不能仅仅求助于文中作者的议论或抒情。

十年浩劫中盛行的假大空之类，当然必须剔除。但是近年来某些作品中，生活的理想之光有时却显得黯淡，事业的壮丽，人民的豪情，有时也日见其消融，甚至还出现了对于生活的种种冷嘲，而自诩为新时代的文学。这未必是文学之幸。创作的途径，人各有异，但是对于生活的真实的追求，其精神却应当是相近的。在这方面，读者将有望于周君。

一九八四年十月

目 录

- 沉沦的土地 1
- 庄严的毁灭 73
- 荒郊的凭吊 167
- 小 镇 218

沉 沦 的 土 地

民国八年秋，兴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大规模开采黄河故道流域的刘家洼煤田，造成采矿性地震，地表陷落。

初时，坍陷土地约十余顷，生荒三两处。乡人闹至公司，嗣后，双方拟共同商定赔偿约法。然而公司借口办矿之初，银根吃紧，未予履行。九年二月，土地继续陷落。坍陷之地，由青泉县境东北之西河寨，迤邐至邻县东原镇。下陷表征随处可见：土地凸凹不平，高低之差丈许数尺不等。地中民坟亦被波及，棺柩出土，白骨露天。总计受害者已近数千家。月中，黄河故道大堤发现裂隙，纵横数十道，宽约半尺。月末，坍陷危及村落，东原镇部分民舍倒塌，寨墙拉裂多处。至此，公司仍不实施赔偿。乡人极为愤慨，发誓与之一拼，保卫乡土。三月初，各村民众秘密集合，以民间武器竞相武装，推出乡绅刘叔杰为首领，拟以武力争斗。形势严重，民变迫在眉睫。

兴华公司被迫派员勘察塌陷土地之惨状……

第 一 章

刘四，刘四麻子，刘四爷，没有一片瓦，没有一垅地，却透着硬气，楞是敢称爷。四爷爱喝高粱烧，爱吃猪头肉，更爱凑热闹。偌大的西河寨少了任何体面的人物都可以，独独少不得他。

你办红白喜事，若不邀他，他敢在你洞房的梁头上上吊，敢在你祖坟上掘洞。他理直气壮地认为，他生来就是吃世界的。恁大的世界，不让他吃，还留着干屎？！从满清到民国，他硬是拳打脚踢，横啃竖咬，闹得个两腮冒油，脑满肠肥。

民国九年，四爷来到这个世界已实实在在地度过了五十个洋洋得意的年头。昨日，在乡绅刘叔杰刘三先生宴请乡民代表时，他又饱饮美酒，顺便庆贺了自己的五十大寿。在酒席上，听说兴华公司要来察看矿区周围坍塌的地亩，便自告奋勇做了向导兼乡民代表。

眼下，四爷正代表四村乡民，比其他随从更卖力地陪着刘叔杰刘三先生和兴华公司矿长王子非，视察广袤的旷野。

路不好走，黄泥大道上四处是砂礞、浮土。入冬以后便再没落过一星儿雨、雪，空气干燥得很，纷杂的脚步踏下去，灰蒙蒙的浮土便沸沸扬扬地腾起来。没出五里地，四爷已累得气喘吁吁，灰面人儿似的了。汗珠子开始从保养得很好的皮肉中往外钻，从额头、脸颊、脖子上往下流；贴身穿着的黑乎乎油腻腻，分不清本色的对襟小褂已被汗水打湿。

四爷委实辛苦了。

他不停地揭帽，用那软塌塌的破毡帽扇风擦汗。他感到浑身刺痒，仿佛养在身上的虱子一时间举行了总暴动。四爷有点烦躁了，出村时那点可怜的得意，已被无端的仇恨所替代：“奶奶个熊，累杀了四爷，要卖爷肉？不孝顺的东西！”

敢这样想，却不敢这样讲。四爷并不是所有人的爷，在三先生面前，他就不敢称爷。三先生是什么人？在晚清中过举，名流！在名流面前称爷？呸，什么东西！四爷不是那种不识好歹的东西！要不，他何以从满清吃进民国？！矿长王子非就不算啥了，他给四爷做孙子，四爷还作兴不要哩！四爷有四爷的优越感，四爷光棍一条，通吃两代公司。甭看王子非现刻儿西装革履，油头粉面，

人模狗样的，在四爷看来，通通是三寸厚的膘子肉，大白面的馍——遭吃的料。

从民国初年起，四爷就开始吃工业了。

后山庄的杨老大打水井，七尺见煤。一下子，这块闭塞的土地唱大戏一样热闹起来。先是当地乡民开小窑，后是南方过来的资本家打大井。黄河故道北岸的刘家洼，原不过有十几户山东过来的灾民，转眼间变成了一个繁华的经济政治中心，两代煤矿公司均在这儿安营扎寨。为了又多又快地运煤，煤矿公司拓了一条二十多里长的小铁道，沟通了津浦线的河口车站。十年间，刘家洼以及刘家洼周围荒芜的土地上，吸引了几千户人定居谋生。

这块土地下埋藏着富饶的宝藏，浅部煤层，厚两三尺，深部煤层竟厚达五六米。当国外资本几乎垄断了中国能源的时候，有多少企业家想做这块土地的主人呀！这令人垂涎的宝藏给了多少人发财的梦想。

不过，在这里发财很难。第一代公司——刘家洼煤矿公司，投银二万两，建了三座大井。出煤不到两年，适逢洪水暴发，大井淹没，资方无力维持，旋以一万五千两白银盘出。第二代公司——振亚煤矿有限公司，办矿五年，打井五座，终因军阀混战，劳资纠纷，捐税勒索，濒临倒闭。民国八年初，折洋六十万，盘给现在的新资团——兴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。

四爷和这三家公司都有缘份。

刘家洼公司开办之初，他找到三先生，请三先生保荐他到公司做事。那时，三先生对办矿的危害尚无深刻认识，又当着公司地方顾问，便在公司经理登门造访时，提起了此事。经理碍着三先生的面子，捏着鼻子收了他。可四爷也太不争气，吃喝嫖赌，盗卖器材，不到三个月，便被撵走了。

拿不到公司俸洋，四爷还不辞劳苦地为公司操劳。其时，适逢井下窑木紧张之际，他便走家串户四处扬言：谁敢卖窑木给公

司，他就放火烧谁的房子。吓得当地乡民无不战战兢兢。后来，公司无奈，重又收用了他。

振亚时期，公司说什么也不要他了。这时，公司的后台很硬，公司的主事人是袁世凯袁总统的亲戚，公司从北京调来十余名大兵做骨干，成立了矿警队。一般的无赖都收敛了，四爷却不。公司为煤矿前途计，决定修建直通河口车站的小铁道。四爷听到消息后，用双倍的价钱买下了铁道必经线路上的十五亩薄地，连夜撮了几堆黄土充作坟茔。公司征买了所需的土地，独独买不下这十五亩，逼得公司工程搁置。四爷声称：祖坟在此，这十五亩地千金不卖。搞到后来，还是当地乡绅出面调停，公司旋以高出原价二十倍的价钱买下土地，并让他当了挂名的土木股副股长，每月老洋十块，洋面一袋，一直养了他五年。

去年初，兴华新资团接办公司。总经理秦振宇盛气凌人，根本不把四爷看在眼里，毫不客气地砸了四爷的饭碗，并扬言：此类人等，兴华将永不录用。这着实伤了四爷的自尊心，恁大的公司竟不养着四爷，这委实太不合乎情理了，很有些天地不容的味道哩！四爷生气了，发誓要给公司一点厉害瞧瞧！

盼了一年多，机会终于盼到了：兴华公司开采地下煤，造成了大片未征土地的坍塌，激起了四乡民众的愤怒。好，总算轮到四爷露一手了。……

想到这里，四爷有了点小小的兴奋，扭头看了看弥勒佛一般端坐在轿子里的三先生，酒糟鼻子愈发红亮起来，凸凹不平的麻脸上挤出三分得意，七分谄媚的笑。

三先生十分悠闲，白胖的手上懒散地捧着个油亮的紫陶砂壶，嘴角上噙着王子非敬奉的洋烟卷，在轿子里一颠一颠地摇头晃脑。他慈善的面孔对着左首的轿窗，两只眼睛眯着，眼皮象两扇没关严的门，瞳人透过门缝扫视着春天的旷野。

暖暖的太阳当顶照着，阳光下，极目望去，大片、大片的土

地因严重的干旱而龟裂了，地里的麦苗枯黄干瘦，象老人下巴上的胡须。这枯黄中又套着醒目的白色——那是浮在土表上的盐碱，使人不由地想起没有洗净的尿布。这里的贫穷活生生地写在广阔无垠的土地上，没法掩饰，也没有谁想来掩饰。土地能够供奉给人们的最高收获，远远不能满足人们肚皮的最低需求，于是便产生了合乎情理的贫困，而这贫困却又是三代煤矿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。贫困，为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。

渐渐地接近了矿区，坍塌的土地开始进入一行人的视野。坍塌是严重的，本来就缺乏绿色生命的土地，在这里又被强大的外力扭曲了。

一行人停了下来。三先生、王子非走下轿子，二人一前一后，在四爷的引导下踏入了一块坟地。

坟地位于坍塌土地的斜坡上，半数以上的老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。有些坟穴露出了腐朽的棺木，有些葬得较浅的墓中露出了白骨。坟地上的树木倒没有因此死亡，大都歪歪扭扭的立着，仿佛以自身的存在证实着这罪恶的变化。

指着裸露的白骨，四爷终于找到了发泄仇恨的机会，脖子上凸起蚯蚓般的青筋，声音颇为宏亮饱满：

“你们缺德哟！奶奶个熊，把人家祖宗抛骨旷野，这要断子绝孙的！赚这样的钱，黑心烂肺烂鸡巴！要搁在你四爷身上，爷非跟你们拚了不可！呸！奶奶个熊！……”

王子非没说话，他根本没把四爷当作什么东西。要紧的是注意三先生的脸色，不要惹出他的不快。在最后解决这块坍塌土地问题时，三先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王子非居高临下地瞥了四爷一眼，眼光中很有几分轻蔑。

三先生挥挥手，很威严地打断了四爷的话头：“好了！好了！不要说了！”

他转身对王子非道：“坍塌确乎很严重、很严重哇！”

“是的！这是敝公司开采小湖系煤层所致，敝公司与鄙人确有不可推卸之责任。”

“事前为何不和地方协商，征买矿地？”

王子非稍一沉思：“敝公司根据采矿法及省颁条例之规定：‘矿业用地，只需得到官厅许可，即可供用，损坏地容时，则负赔偿之责。’况且，采矿之初，我们并没有估计到会有如此严重之坍塌，故没有征买矿地。”

“哦！”三先生吟哦一声，点了点脑袋，又问：“贵公司现有已征购的矿地多少亩？未征之坍塌土地多少亩？”

“敝公司从振亚手里接过矿地计八千七百亩，刘家洼三千七百亩，东大乡四村两千亩，东原镇三千亩。未征购的坍塌土地么，尚未做详细测量。初估一下，约有三千亩左右，主要分布在东大乡四村及刘家洼西部。”

王子非系振亚公司高级职员，后被兴华公司留用，肚里自有一本账，说出话来总是有根有据。

三先生冷冷一笑，不以为然地摇摇头。

“三千亩怕打不住吧？啊？鄙人近月来连接乡民、乡绅之报告，坍塌之地，怕有五千亩以上吧？”

“还不止五千亩呢！”四爷立即挺着脖子证实道，“光咱东大乡就四千，三先生的地，一半摊坍塌区！”

王子非道：“口说无凭，我公司有采矿地图，坍塌区标得明明白白！”

“哦？有图？有图就好！不过，王先生，鄙人有一言相劝：此地不同你们上海，民风强悍得很哪！早年，乾隆皇上对此地曾御批八字：‘穷山恶水，泼妇刁民’。每逢灾荒，即有暴民闹事。对坍塌土地一事，公司还要通融些哟！”

三先生这彬彬有礼的话语里已带了些威胁的意味。王子非立即察觉了，然而，他并未料到，这威胁转眼便成了事实。

从坟地里走出来，一行人继续东行。

五里之外便是东原镇。东原镇名为镇，实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杂姓村落，素有武乡之称。早年，这村里出过一个武举。在东原镇村头上，一行人被乡民们围住了。

为首的是个中年汉子，方脸大嘴，一口黑黄的大牙，满脸短须，熊掌似的手里攥着根锄柄，浑身上下透着杀机。身边身后，男男女女聚了一群。他们衣衫褴褛，男的在前，女的在后；女的手牵着面黄肌瘦的孩子。

四爷走在前面，最先迎着那汉子。

汉子一抱拳：“四哥来了？”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“公司的龟孙在哪？”

“喏，那个坐在前面轿里的！”

汉子腾地提起锄柄，几步冲到王子非轿前，未等轿子停稳，便撩开轿帘，老鹰掏鸡一般把王子非揪了出来。

王子非懵了。一瞬间，脸上变了些颜色，一丝掩饰不住的恐惧，闪电似地在瘦削的脸上现了一下，一时竟不知该作何反应。轿后两个持枪矿警冲了过来，操起枪托对那汉子便抡。不料，枪托未能触到汉子身上，汉子已猛转过身，躲开了，抡起锄柄，对左边的矿警回敬了一下，却也打空了。

短暂的交锋之间，王子非已恢复了常态，恢复了一个公司代理人的尊严。他厉声将矿警喝住。他明白，在这里打将起来，他决不会占什么便宜，而且，事态闹大更难收场。

三先生也从轿子里走出，就势将那汉子骂了一通：“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万事礼为先，兵家还讲究先礼而后兵。青天白日之下，你们招呼都不打一声，竟敢持械行凶！没有规矩了？噫？！丢咱地方的脸！”

汉子顺从地垂下头：“是，先生，小的粗鲁！”

接着，汉子扑通一声跪下了：“刘乡长，刘青天，您老人家可得为咱地方的小民百姓做主哇！”

一群人全跪下了：“三先生，您可得为俺们做主哇！”

三先生大大受了感动，弓腰驼背，一一扶起众人，颇动感情地道：“父老乡亲们，刘某一定为你们据理力争！看着你们深受公司之害，我亦有切肤之痛！我当会同各乡代表，与公司交涉，尽快订出一个对得起诸位的赔偿方案。”

王子非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看着面前这群被逼疯了似的穷苦乡民，心头也掠过一丝痛楚。他们确有难处呵！祖祖辈辈赖以生息、繁衍的土地，突然在一个早晨下陷了，沉沦了，而且久久不予赔偿，自己处在这个地位上也是不能容忍的。土地是农民的命，损坏农民的土地不就是谋财害命吗！

他整了整被汉子抓乱了的衣领、衣襟，谨慎而真诚地道：“乡亲们，公司对不起大家，鄙人对不起诸位。但，鄙人在此愿以人格保证，公司将在最短的时间里着手丈量土地，对你们的损失予以赔偿。也望诸位广为传告，以息众怨。”

说毕，王子非对着众人深深鞠了一躬，钻进了轿子。

一个满脸污垢，披散着头发的老妇人，拉着两个瘦猫似的女孩儿，扒着轿杆哭道：“公司大老爷，你们说话可要作数哇！呜——呜——我们孤儿寡妇就这十五亩薄地哇！俺们只要赔偿，不能卖地呀！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”

三先生摇摇头，长长叹了口气：

“流年不利，今年怕又要闹饥荒哩！”

安慰了老妇人几句，三先生也上了轿。

……

在回去的路上，四爷自行撤销了向导的职务，从队伍之首，退到队伍之中，渐渐地，他又从队伍之中，落到了队伍之尾。

肚子开始咕咕的响，身上的汗已被旷野上的风吹干了，饿中

带冷，四爷不禁把老蓝布腰带杀了杀，正正经经地打了两个寒颤。他开始咽着唾沫，一厢情愿地设计自己的晚餐，梦想着半斤老白干、一斤猪头肉。一阵倦怠之意接着袭来，四爷打了个很响亮的哈欠。冷饿之中又加上了困，奶奶个熊！

这是四爷最辛苦的一天。

兴华公司的成立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偶然性的。宣统三年前后的收回利权运动，多多少少推动了中国企业家们实业救国的蓬勃野心。民族工业开始把目光投向能源的开发。因为，唯此一举，才可企待大的发达。

民国七年秋，振亚危机，濒临倒闭，英商雷斯特·德罗克尔觊觎矿权。消息传到上海，引起通达轮船公司、华生电厂、大西洋公司等十余家用煤公司与用煤工厂的极大兴趣。他们找到曾在外商煤矿当过买办的秦振宇，商讨办矿事宜。十一月，董事会成立，十二月，遵照有限公司组织条例，兴华公司宣告成立。八年一月，公司买下了振亚在刘家洼煤田的全部资产，推出秦振宇为总经理走马上任。

英商大为恼怒，令其资本控制的开萍诸矿大幅度削减对兴华入股办矿者供煤。各用煤公司、工厂，遂投向日商控制的北方诸煤矿。日商趁机提高煤价。入股者叫苦不迭，旋向秦振宇施加压力。

第二章

秦振宇颇具气势地在大转椅上坐下了。不错，挺舒适，坐垫的弹簧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功能，颤悠悠地托起了一具一百八十余磅重的身体。椅子的扶手和靠背上的牛皮蒙面还是崭新的，散